

新刊趙四子凡袁生先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一

○唐紀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位五年崩壽五十

五○帝久推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附則天順聖皇后

各聖僧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乘唐中襄懷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

摺紳其禍慘矣

肅宗皇帝

元年一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大后光宅元年

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擢

后父立貞為豫州刺史

豫州周之州名今改為汝寧府屬河南道

劉仁齋曰

愚按又公感懷詩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業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

一以墜天樞遂宗崇淫毒穢宸極虛罔播登宮向非狄張徒誰

辨取曰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州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策又按尹氏曰昔范氏祖禹修唐鑑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

太史受說伊州

通鑑則本之唐史列武氏於本紀卽以光宅紀元自是盡用武氏之號今朱子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者蓋中宗國之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爲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亂賊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耳愚讀朱子之詩與尹氏之言益以王先生之所命爲尤信故敢作僭而正之云耳

綱三月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

立求平王成器爲太子廢太孫重照爲庶人

鑑

中宗欲以韋立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立

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曰太后密謀廢立是月戊午太后廢

中宗爲廬陵王

廬陵今改爲吉安府

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

太后居睿宗於別殿

睿宗卽豫王也中宗之弟

不得有所豫

胡致堂曰

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炎但知立貞爲政必與已分確不若倚后爲重而

不爲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綱九月甲寅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目**改元號光宅旗幟皆從金色

書法金土子也青改服色見其欲代唐之意

裴炎諫武氏立七廟

綱太后立武氏七廟○**目**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裴炎戒防微杜漸

胡致堂曰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王一言之失即勸女王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李敬業起兵揚州

綱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目**時諸武

用事唐宗室人人目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

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

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

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

一杯之土未乾

一掬曰杯土指墳墓也土未乾謂高宗葬未久也

六尺之孤何在

蓋指言中宗也

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

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

偶乎

不偶猶言不遇也

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以討敬業叅考

按唐書敬業敗賓王亡命

不知所之

發明

廢君天下之大惡人神之所共憤天下得而討之也敬業為是舉兵其名正矣然曷不書討敬業等本以失職怨望

非真有討亂之心故書寫書起兵姑即此以正武氏之罪而非以是予敬業也

袁了凡曰

駱賓王首事信草草然偽臨朝一檄顯揭逆賊暴之日中歎孤之帥被矣亦博浪之一椎也哉余悲賓王

之才將馳動功名之塗鼓行而前孰禦而卒連遭以沒蓋骭體
奇介之士與及觀所上裴吏部書乃惓惓目託於徐元直李令
伯之流蓋慈孝之義謫然斯豈慷慨樹一節者且其言曰義七
期乎貞夫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
事人然則公蓋天性忠
孝而其所立固已素矣

綱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黨味道為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魏思溫說
李敬業

綱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曰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

金陵有王
氣

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
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
不如先取常潤以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
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
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
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李

天下安危
在茲一舉

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

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

之罪乎孝逸乃用元忠策先擊敬猷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

業大敗孝逸追斬之

敬業不能
用思溫之

策

陳嶽論曰敬業若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

叛逆不
亡何待

元忠不待
價而沽

胡致堂曰

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

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氏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

指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略者永

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降穎已見難乎其卷而懷之

矣然位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袁了凡曰李注勸不忠不義容易一言負人附托禍敗人國家
殞身然忠臣烈士何意近出其裔倡大義而蓋前愆勸可謂有
子矣何燕泉譚李氏覆宗之禍距勸死才十一年謂天之報施

帝在均州

乙酉

三年

太后重

春

三月帝在均州

嗟夫使天報惡逆率以令子則世之子孫為善不幸而罹禍者舉為祖父不善之報耶而首鼠草間全軀保妻子之臣且反為家之孝子矣蓋何氏以惡動可也浸淫殆及於敬業不可也

書法

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純也

尹遂昌曰

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已書太后廢帝為廬陵王

立豫王且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邪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歸政豫王且知之也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固已明白至於書所在或恐疑為豫王故不得不為之辨以告後之君子

邱文莊曰

按唐史臣沈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君曰公出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

居紀稱中宗而事述武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於本紀故繫嗣聖之年於武后之號綱目本比二說於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

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擁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
在其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况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
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於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取
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讓上為皇帝改元文明矣
會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全於九月又改元光宅焉
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
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
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圈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
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
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
其名而使人無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
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
云

綱目

三月太后遷帝於房州

房州唐之州名今湖廣襄陽府廬陵縣

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書法

書法書譏也苟欲于譽而
康恥之道自此盡矣

胡致堂曰

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
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乃引

以爲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爲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術鬻之問消廉恥之道乎

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自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馬思昂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途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人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後蘇良嗣爲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令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門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南身宰相
所往來

書法

書太后以醜之也

袁了凡曰

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帷竹江南

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命左有批薛懷義之頰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而良嗣能之其挺挺伸其剛烈直往而不撓真古大臣風而史稱當世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豈亦太史公評申屠嘉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者耶

帝在房州

丙戌三年

太后垂拱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太后遣銅匱受密奏

○鑑太后命鑄銅為匱

以方色青曰

延恩在東赤曰昭諫在南白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時太后自

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

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

如今告計之類

有告密稱旨者則不次除官於是告密者蜂起胡人索元禮因告

密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

人又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撰羅織經數千言

或倒懸石

羅織經

陳子昂說
向吉密

前事後事
之師

有山出於
新豐

慶山

謂其首或以醋灌鼻得因輒先陳其械具
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織成反狀
教其徒網羅無辜中

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聞隋之

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

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

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綱九月有山出於新豐○目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

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

氣不和而疣贅生疣贅肉外之餘肉地氣不和而地阜出聚土曰堆今隆

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

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

后怒流之嶺外

歌刺史德美者盈路

太后以狄仁傑爲冬官侍郎○仁傑爲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爲冬

官侍郎

丁亥四年

太后垂拱三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四月

太后以蘇良

嗣乃西京留守○

時尙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囂苑中蔬果

以漁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

主營蔬果也乃止

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禕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

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

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

不經鳳閣
鸞臺何名
為教

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教太后怒賜死禋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禋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

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歷之不知
害成之戒

胡致堂曰禋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况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

此則宰相
之言

鳳閣鸞臺何名為教此則宰相之言也

九月號州人楊成初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書法

矯制者其書何予之也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復位義也書誅則何以勸義故此書殺之然則其必書矯何以為果

義也雖與權可也綱目勸義之意深矣

罷御史監軍

綱十月太后罷御史監軍○目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羣方質

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

聞御史監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與也且何以責其有

功遂罷之

武后何為

法

武氏智謀

之高

胡致堂曰

武后不置監軍可謂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不肯同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控

物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豈偶然哉

戊子五年

太后垂拱四年

春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

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

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

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

書法

武氏堅冰之坤以陰代陽乾元之號非其意明矣於是議立明堂因行其計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綱目書曰毀乾

元殿作明堂誅心也

二傑獨留四祠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

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徐氏曰

當時女王當陽人亂鬼亦亂矣如夏禹定簡子之義大伯季札禹讓國之風伍員戍復初之烈殆與梁公為唐之心有當者故留之用意亦淵矣及妖后肆虐唐祚如髮公從容輟轉於姑姪母子孰親之間而潛收五龍夾虞淵之日以洗

光咸也自非赤心之純至者其孰能於此朝底績哉君子曰忠孝一根也仁傑反周為唐之功當在大行山一片白雲中來

綱八月琅瑯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

室○目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因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匡復唐

室太后遣將軍丘神勣等擊殺之初越王貞將起兵遣使告壽州

趙壤壤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

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

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珣抗

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

大丈夫無為徒死

蘇珣抗命

蘇珣大雅之士

狄使君活汝

仁傑力阻光輔

後世必誦蔡無人忠厚義士之勤

與等接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譏常樂公主於東都
迫使自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
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誑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
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
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
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尙
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
史

尹遂昌曰

武氏亂唐人神共憤冲等身為宗室俯皆坐視弗恤
後世必謂秦無人如其舉義不克則同死社稷豈不

猶勝於坐受屠戮者乎書法若
此亦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

丁南湖曰

直書太后殺除宗室則如宗室之有罪又似季唐之
無人非良史也故綱目改書曰琅瑯王越王舉兵匡